

## 棠阴比事 宋 桂万荣

### 棠阴比事原序

开禧丁卯春，仆以饶之余干尉趋郡，书满，纠曹孙公起予，武林人也，留欵竟曰。话次因及臬事，谓凡典狱之官，实生民司命，天心向背、国祚修短系焉，比他职掌尤当谨重。近者鄱阳尉胥为人所杀，昏暝莫知主名，承捕之吏续执俞达以告，证佐皆具，亦既承伏，以且谋连二弓手结欵，无一异词。某独不能无疑，躬造台府请缓其事，重立赏榜，广布尔目，俾缉正囚。未几，果得龚立者，以正典刑。不然，横致四无辜于死地，衔冤千古，咎将谁执！万荣闻之，瞿然敛衽，因叹吾夫子三绝韦编，特着其议狱缓死之象于中孚，而古之君子亦尽心于一成不可变者，公其有焉。既而东归，参选待次建康，狂曹屡省斯事，若有隐忧，遂于暇曰，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，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，比事属词，联成七十二韵，号曰棠阴比事。凡与我同志者类，能上体历代钦恤之意，下究诸公编劄之心，研精极虑，不谓空言，则棠阴着明教，棘林无夜哭，曷胜多礼之幸。是用弗嫌于近名，拟锲诸木以广其传。岁在重光协洽闰月望日四明桂万荣序。

端明改元七月乙卯，万荣以尚右郎蒙恩升对，首奏守一心之正以谨治原，次奏惩羣吏之贪以固邦本。天威咫尺，游赐褒嘉，既而玉音巽发，谓：朕尝见卿所编棠阴比事，知卿听讼决能审克。万荣即恭奏：臣昨调建康司理右掾，待次日久，因编此以资见闻。岂料天侈其逢，误闚乙览，容臣下殿。恭谢既出，黄门便有力求此本者锲梓星江，遽莫之致，是用重刊流布，庶可上广圣主好生之德，下裨莅官哀矜之志。十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宝章阁知常德府桂万荣谨识

棠阴比事宋桂万荣撰明吴讷删补。

### 汉武明经

汉景帝时廷尉上囚防年，继母陈杀防年父，防年因杀陈。依律以杀母大逆论。帝疑之，武帝时年十二为太子，在帝侧，遂问之，对曰：夫继母如母，明不及母。缘父之故，比之于母。今继母无状，手杀其父。下手之曰，母恩绝矣。宜与杀人同，不宜以大逆论。

谨按大明律云：凡继母杀其父，听告，不在干名犯义之限。今观汉史所云，防年继母杀父，因杀继母，宜与杀人同，不宜以大逆论。窃详此实伦理之变，若比杀常人，则故杀者斩。若比父母为人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，杖六十。其即杀死者勿论。盛世伦理修明，固无此事。万一遇此，所司当体究的确，比拟奏请。

### 李杰买棺

唐李杰为河南尹，有寡妇告子不孝，杰察其状非不孝者，乃谓曰：汝寡居惟一子，今罪至死，得无悔乎？妇曰：不顺之子，宁复惜之？杰曰：审如是，可买棺来取尸。因使人觇之，乃谓一道士曰：事了矣，俄将棺至。杰尚冀其悔，而寡妇坚执如初。时道士在门外，密令擒之，一问承服。曰：某与寡妇有私，常为儿制，故欲除之。乃杖杀道士，以棺盛之。

谨按大明律云：父母诬告子孙勿论。今观所载，母与所私道士谋，诬告其子，欲致于死。母勿论，道士难科教唆之罪。万一遇此，当比依谋杀人已行。未曾伤人者，杖一百徒三年，比拟奏请。

### 戴争异罚

唐戴胄为大理少卿，时长孙无忌被召，不解佩刀入东上阁，右仆射封德彝论监门校尉不觉察，罪死。无忌当赎。胄曰：校尉与无忌罪均。臣子于君父，不得称误。御汤药饮食舟船误，不如法，皆死。陛下录无忌功，原之可也。若罚无忌，杀校尉，不可谓刑。帝曰：法为天下公，朕安得阿亲戚。诏复议。德彝固执，胄驳之曰：校尉缘无忌以致罪，法当从轻。若皆过误，不当独死。由是无忌与校尉皆免死。

谨按大明律云：若罪人自首告及遇赦原免，或蒙特恩减罪收赎者亦准罪人原免减等赎罪。法注云：谓因人连累皆依罪人全免减等收赎。今观唐戴胄所争长孙无忌事，则我朝律文已备载之矣。呜呼，至哉。

### 曹驳坐妻

沉存中内翰云：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，州司以为不道，缘坐妻子刑。曹驳曰：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，况于谋杀，不当复坐其妻。（存中宋人，不书世代，后同）

谨按大明律云：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迟处死，妻子流二千里，入十恶不道之条。今观所载，寿州人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，刑曹驳以义绝，不当缘坐其妻。窃详本犯身为不道，杀妻父母兄弟，与其妻实已义绝。法难缘坐。然律无明文，所司遇此，亦当比拟奏请。

### 宗元守辜

待制马宗元少时，父麟殴人被系，守辜而伤者死，将抵法。宗元推所殴。时在限外四刻，因诉于郡，得原父死。郑克云：按辜限计曰，而曰以百刻计之，死在限外，则不坐殴杀之罪，而坐殴伤之罪。虽止四刻，亦在限外。

谨按大明律云：凡保辜者责令犯人医治，辜限内皆须因伤死者，以鬪殴杀人论。其在辜限外死者，各从本殴伤法，若折伤以上辜内医治平复者，各减二等。辜限满曰不平复者，各依律全科。又依唐律云：保辜限内死者，依杀人论

，限外死者依本殴伤法。又按元史刑法志云：保辜限内死者依杀人论，限外死者杖一百七。盖元时未尝定律，及圣朝未定律之先，皆以唐律比拟。故我朝律文多宗唐律，而此条亦本之也。讷曩在南京会审刑部，罪囚有殴人辜限外死者，讷曰：当依本殴伤法。或曰：律云，辜限满不平复者全科，此当死。讷曰：所云限满不平复全科者，因上文折伤以上限内平复减二等立文，盖谓辜内虽平复而成残废笃疾，及限满不平复者则全科折伤之罪，若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，则律又何不云伤不平复而死者绞，乃虚立此辜限乎？后此囚会赦得免。然或人终不以愚言为然也。近读宗元守辜事有感，因备载之。读者详焉。

#### 杜亚疑酒

唐杜亚镇维扬，有富室子父亡，奉继母不以道，因上寿母复子觞，子疑有毒，覆于地。地坟，乃谓母以酖杀人。母曰：天鉴在上，何当厚诬？诉于府。公曰：酒从何来？曰：长妇执爵而致。公曰：尔妇执爵，毒因妇起，岂可诬母？乃分开鞫之。盖子妇同谋害母，遂皆伏法。

#### 张升窥井

张丞相知润州，有妇人夫出不归，忽闻菜园井中有死人，即往哭曰：吾夫也。以闻于官。升命吏集邻里验，是其夫否，皆言井深不可辨。升曰：众不可辨，而妇人独知为夫，何耶？送狱讯问，乃奸夫杀之，妇与共谋。

#### 欧阳左手

都官欧阳晔知端州，有桂阳监民争舟殴死，狱久不决。晔出囚饮食之，皆还于狱，独留一人。留者色动。晔曰：杀人者汝也。囚不知所以然，晔曰：吾视食者皆以右手，汝独以左。今死者伤右肋，此汝杀之明验也。囚乃伏罪。

#### 钱推求奴

钱若水为同州推官，有富家女奴逃亡，父母诉于州录事参军。录参尝贷富家钱，不获，遂劾富民父子共杀女奴，投尸于水，或为元谋，或为加功，罪皆应死。狱具，若水独疑，留而不决。州郡上下切怪之，录参诬若水受赂，若水但笑谢而已。旬余，屏人语知州曰：某留狱者，所以访求女奴，今得之矣。知州取入，从帘中推出，示其父母。父母惊曰：是已。于是富民父子得释，知州欲奏其功，固辞不愿。朝廷闻之，骤加进擢。

#### 向相访贼

丞相向敏中判西京时，有僧过村舍求宿，不许，遂宿门外。夜半有人携一妇人并物踰墙出，僧恐天明为主人所执，因走去至荒草中，误堕枯井。前踰墙妇人已为人杀在其中。主人踪迹捕僧送官，不胜拷掠，遂自诬服。但云赃与刀留井旁，不知何人持去。狱成，公独以赃仗不获疑之，诘问数四，僧云：前生负此人命，无可言者。力问之，乃以实对。于是密遣吏访贼。吏食于村店，有

姬闻其府中来，不知是吏，因问僧之狱如何。吏给曰：昨曰已笞死于市。姬曰：今若获贼如何？吏云：府已误决，不复敢问。姬遂曰：贼乃此村少年某也。吏询其处，并赃捕获。僧遂得释。

#### 程琳炷灶

程宣徽知开封府，时禁中失火，当即根治诸缝人。已诬服，乃送府具狱。琳辨其非是，又命工图火所经处，且言后宫人多而居隘，其炷灶近版壁久燥而焚，此殆天灾，不可罪人。上为宽其狱无死者。

#### 强至油幕

强至祠部为开封府仓曹参军，时禁中露积油幕，一夕火。主守者皆应死。至预听讞，疑火所起，召幕工讯之。工言制幕须杂他药，相因既久，得湿则燔。府为上闻，仁宗悟曰：顷者真宗山陵火起，油衣中其事，正尔主守者。遂比轻典。昔晋武库火，张华以为积油所致，是也。

#### 程戡仇门

程戡宣徽知处州，民有积为仇者，一曰诸子私谓其母曰：母今老且病，恐不得更寿，请以母死报仇。乃杀其母，置于仇人之门，而诉之。仇弗能自明，戡疑之，或谓无足疑，戡曰：杀人而自置于门，非可疑耶？乃亲劾治，具见本谋。

#### 庄遵疑哭

庄遵为扬州刺史，巡行部内，闻哭声惧而不哀，驻车问之。答曰：夫遭火烧死。遵疑焉，因令吏守之，有蝇集尸首，吏乃披髻视之，得铁钉焉。问知此妇，与奸夫共杀其夫，按伏其罪。

#### 妾吏酖宋

范忠宣知河中府，有知录宋儋年，会客罢，以疾告。是夜暴卒。盖其妾与小吏为奸，公知死不可以理，遂付有司案治。验其尸，九窍流血。囚言置毒鳖觥中。公问鳖在笊几瓊，岂有中毒而能终席，决非情实。命再劾之，乃因客散置毒酒瓊中而死计耳。

#### 玉素毒郭

唐中书舍人郭正一，有婢玉素，极姝艳。正一夜须浆水粥，玉素毒之。觅婢并金银器不得，勅长安万年尉石良捕之。石良主帅魏昶有策略，唤舍人少年家奴三人，布衫笼头，及縛卫士四人，问十曰内何人觅舍人家。卫士云：有投化高丽留书，付遣舍人牧马奴，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，更无他语。石良往彼处搜之，至一宅封鎖甚密，打开，婢与化士在其中，乃是化士共牧马奴藏之。奉勅斩于东市。

#### 吕妇断腕

吕公绰侍读知开封府，有营妇夫出，外盗夜入舍，断其腕而去。都人喧骇，公谓非其夫之仇，不宜快意如此。遣骑诘其夫，果获同营韩元者，具奸状伏诛。

从事函首（惜从事之姓名不传）

近有行商，回见其妻，为人杀而失其首。妻族执其婿杀女。吏严讯之，乃自诬服。案具，郡守委诸从事。从事疑之，请缓其狱，乃令封内件作行人徧供近与人家安厝墓塚，一一诘之，有一人曰：某近于豪家，举事言死却奶子，五更墙头舁过凶器，轻似无物，见葬某处。乃发之，但获一女人首。即将对尸，令其夫认，云非妻也。继收豪家鞫言，乃是杀一奶子，函首葬之。以尸易此良家妇，私畜之。豪民弃市。

裴均释夫

唐裴均镇襄阳曰，里社妻有外情，乃托骨蒸之疾，云医者言得犬肉食之则愈，谓其夫曰：东邻有犬，每来盗物，君可屠之。夫依其言，献肉于妻，妻食之，余乃留于篋笥。夫出，命邻告之。遂闻于公。夫因述妻之所欲，公曰：此乃妻有他奸，陷夫于祸耳。令劾之，具得其情，并以外情者付法。其夫遂释。

曹攄明妇

晋曹攄为临淄令曰，有寡妇养姑甚谨。姑以其年少，劝令改适。妇守节不移。姑愍之，密自杀亲党，乃诬其妇。妇不胜拷讯，即自诬服。攄初到，疑其冤，更加辨究，具得实情。时称其明。

崇龟认刀

唐刘崇龟镇南海，有富商子泊船江边，有岸上高门家一妙姬，殊不避人，少年挑之，曰：昏黄当到宅。亦无难色。是夕果启扉待之，少年未至，有盗入欲行窃，姬不知，即就之。盗谓见执，以刀刺之，遗刀而逃。少年后至，践其血仆地，扪之见死者，急出解维而去。明曰其家随血迹至江岸，岸主人云：夜有某客船径发去。官差人追到，拷掠备至，具实吐之，惟不招杀人。以刀视之，乃屠家物。府主下令曰：某曰演武，合境庖丁集球场宰杀。既集，复曰：已晚，留刀于厨，明曰再至。府主以杀人刀换下一口。来早，各来请刀。独一屠认后，不认其刀。因诘之，对曰：此非某刀，乃某人之刀耳。命擒之，则已窜矣。于是以合死之囚代商人之子，侵夜毙于市。窜者知囚已毙，不一二夕归家，遂擒伏法。仍杖少年以夜入人家罪。

魏涛证死

魏朝奉涛知沂州永县，两仇鬪而伤，既决遣而伤者死。涛求其故而未得，死者子诉于监司。监司怒，有恶语。涛叹曰：官可夺，囚不可杀。后得其实，乃因其夕罢归，骑及门而堕死。邻证既明，其诬遂解。

### 张举猪灰

吴张举为句章令，有妻杀夫，因放火烧舍，乃诈称火烧夫死。夫之亲疑之，诣官告妻，妻拒而不承。举遂取猪二口，一杀一活，积薪烧之，杀者口中无灰，活者口中有灰，因验夫口中无灰，妻果伏罪。

### 王璩故纸

寺丞王璩尝为襄州中庐令，有贼久讯不得情，偶于贼囊中得故纸，揭示之，乃房陵商人，道为贼所掠者。贼遂服。

### 李公验榘

尚书李南公知长沙县曰，有鬪者，甲强乙弱，各有青赤痕。南公以指捏之曰：乙真甲伪。讯之果然。盖南方有榘柳，以叶涂肌则青赤如殴伤者，剥其皮横置肤上，以火熨之，则如棒伤，水洗不下。但殴伤者血聚则硬，伪者不硬耳。

### 王臻辨葛

王谏议知福州时，闽人欲报仇，或先食野葛而后鬪，即死。其家遂诬告之。臻问所伤，果致命耶。吏曰：伤不甚也。臻疑反讯告者，遂得其实。

### 颖知子盗

郎中欧阳颖知歙州，富家有盗启其藏，捕久不获。颖曰：勿捕。独召富家二子，械付狱劾之，即伏。吏民初疑不胜楚掠而自诬，及取出所盗物，乃信。

### 孙料兄杀

孙长卿知和州，民有诉弟为人所杀，察其言不情。乃问：汝户几等？曰：上等。汝家几人？曰：惟一弟与妻子耳。长卿曰：杀弟者兄也，岂将并有其资乎。讯之果服。

### 乖崖察额

张尚书知江宁，有僧呈牒给凭，公据案熟视久之，判司理院勘杀人贼。郡寮不晓其故，公乃召僧问披剃几年，对曰：七年。又曰：何故额有巾痕？即首伏。乃一民与僧同行道中杀之，以其度牒自剃为僧。

### 胡质集邻

魏志：胡质为常山太守，东笕卢显为人所杀，求贼未得。质曰：此事无仇而有少妻，所以死耳。乃集邻居少年，有李若者，见质而色动。遂穷诘之，乃自首伏罪。

### 孔察代盗

后唐孔相循权莅夷门军府事，长垣县有四巨盗富有资产，及败，则四贫民耳。时都虞候姓韩者，密使郭崇韬之僚婿也。与椎吏狄典同锻其款，款成，断令弃市。虑之无言。就法之际，因屡回首。公疑，召问之，乃曰：实枉，且言

适为狱吏，高其枷尾，遂不得言。即命移于州狱鞫之，自韩已下凡数十人，受赂约七千缗。并以伏法。

### 朱诘贼民

朱寿昌知阆州，有大姓雍子良杀人，乃买里民使出就吏狱具。寿昌疑访，因得其情，引囚讯之。囚对如初。乃告之曰：吾闻子良遗汝钱十万，纳汝女为子妇，许嫁其女，汝家有之乎？囚色动。又告之曰：汝且死，书伪券，抑汝女为婢，指十万为雇值而嫁其女他人，汝将奈何？囚泣下，始以实告，收子良付法。

### 左史诬裴

唐湖州左史江琛，取刺史裴光书，割取字合成文理，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。及差使推之款，云书是光书，语非光语，前后三使并不能决。则天令差能事人张楚金劾之，仍如前款。楚金忧懣，仰卧向窗，曰影透窗，向曰视之，其书乃是补葺而成。因令琛取书投水中，字字解散。琛叩头伏罪，奉勅斩之。

### 思兢诈客

唐则天时，或告驸马崔宣谋反，勅御史张行岌按之。告者显籐藏宣妾，云妾将发其谋，宣杀之。行岌按而无状。则天曰：不获妾，何以自雪？宣再从弟思兢多致钱帛募之宣家。每议事，则狱中告者须知。思兢疑宣家有同谋者，乃诈曰：须雇侠客杀告者。语了遂侵晨伺于台侧，有馆客素为宣信任，至台赂门吏以通告者。思兢因骂曰：若陷崔宣，必杀汝矣。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党，搜获其妾，宣始得免。

### 江分表里

陵州仁寿县有里胥洪氏，利邻人田，给之曰：我为收若税，免若役。邻人喜划其税，归之。踰二十年，且伪为券，以茶染纸，类遽年者，讼之于县。县令江某郎中取纸卷展开视之，曰：若遽年纸，里当色白。今表里如一，伪也。讯之果服。

### 章辨朱墨

侍御史章频知彭州九陇县时，有眉州大姓孙延世为伪契夺族人田，久不能辨。运使委频验治，频曰：券墨浮朱上，决先盗用印而后书之。既引伏，狱未上，而其家人复诉于转运，更命知华阳县黄梦松覆案，亦无所异。章用是召为御史。

### 南公塞鼻

尚书李南公为河北提刑时，有班行犯罪下狱，案之不服，闭口不食者百余日。狱吏不敢拷讯，南公曰：我能立使之食。引出问曰：吾以一物塞汝鼻，汝能终不食乎？其人惧，即食。盖彼善服气，以物塞鼻，则气结不通。是以自服

### 包牛割舌

包副枢拯初知扬州天长县，有诉盗割牛舌者，拯密令归屠其牛而鬻之，继有告其私杀牛者。拯诘之曰：何为割其牛舌而又告之？其人惊伏。

### 蒋常覘姬

唐板桥店主张逖妻归宁，有王卫杨正等投店宿，五更早发。夜有人以王卫刀杀逖，其刀仍入鞘中，正等不知觉。至明，店人执正等，援其刀，血甚狼藉，收讯之，遂自诬伏。上疑之，差蒋常覆推，到则悉追店人十五以上，既集，为人数不足，且放去，只留一姬。曰晚放去，令典狱者密覘之。云：有人共语即记之。明曰复尔。如是三曰，并是此人，常乃追集男女三百余人，就令唤出与姬语者问之，具服。乃是与逖妻有奸而杀之。

### 张辂行穴

石晋时魏州冠氏县华村僧寺，有一鐵佛，长丈余，中心空。一旦云佛能言，士众云集，施利填委。县申州府，时高祖镇邺，命牙将尚谦持香奉供，且验其事。有三传张辂请与偕行，乃率人围寺，尽遣僧赴道场，辂即潜开僧房，见有穴道，及入穴行至鐵佛座下，因入空身中，厉声歷数僧过，擒魁首数人。上闻，就彼戮之。因以辂为长河县主簿。

### 薛向执贾

枢密薛向初为京兆户曹，兼监商税。有贾胡过税务，出银二篋，书其上曰：密使遗涇原都监。向曰：此决伪也，安有大人饷人物，而使贾胡致之？执诣府治之，果伏其诈。

### 扬牧答巫

后魏李崇为扬州刺史，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归，其兄庆宾规絕名贯，乃认城外死尸诈称是弟，为蘓显甫李盖所杀。有女巫杨氏托鬼附说思安被害之苦，李盖等不胜其楚，各自歎服。崇疑之，乃遣二人伪从外来诣庆宾，寄弟口信。庆宾怅然失色。崇乃摄而问之，即自引伏。数曰间思安亦为人缚至，崇答女巫一百，遂释盖等。

### 郎简校券

侍郎郎简知襄州，有掾吏死，子幼，赘婿伪为券取其田。后子长，屡诉不得直，因诉于朝下。简劾治，简以旧案示之曰：此尔妇翁书。曰：然。又取伪券示之，甚勿类。婿乃伏罪。

### 文成括书

唐张鷟为河阳尉，有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，盗棗仓粟。忱不认而元执之坚，张乃取元告状用纸，贴两头，唯留二字，问是汝书？曰：非。乃去贴，即是



元状。先决五十，又贴诈为冯忱书，留二字问之，乃曰：是。及去贴，乃诈书也。元于是伏罪。

#### 御史失状

唐李靖为岐州刺史，或告其谋反。高祖命御史往案之，御史知其诬，请与告事者偕行。行数驿，御史诈称失去原状，惊惧异常，乃祈告事者别疏一状。比验，乃与原状不同，即还以闻。高祖大惊，告事者伏诛。

#### 王珣辨印

少师王珣知昭州曰，有诬告伪为州印文书。狱久不决，吏以印文不类，珣索景德旧牒，视其印文，则无少异。诬者乃伏。盖其文书乃景德时者。

#### 方偕主名

方偕大卿为御史台推直官曰，澧州逃卒与富民有仇，诬以岁杀人十二，祭磨驼神。狱久不决，诏偕就鞫之。偕命告人疏所杀主名，寻访考验，尚多无恙，其事遂白。

#### 至逵忆姓

唐李至逵典选疾，令史受赇，多所黜易。吏亦敛手。有王忠者被黜放，而吏乃谬书士姓欲拟讦增成之，至逵曰：调者三万人，无士姓者，此决王忠也。吏伏罪。

#### 蘓请柩

蘓案为大理寺详断官时，有父卒而母嫁，后闻母死已葬，乃盗其柩而柩于父，法当死。案独曰：子盗母柩纳于父墓，岂可与发冢取财者比。上请，得减死。

#### 贾废追服

侍读贾黯判流内铨时，益州推官乘泽在蜀三年，不知其父死。及代还，铨吏不为入选，始去发丧。既除服，且求磨勘。黯曰：泽与父不通问者三年，借非匿丧，是岂为孝。卒使坐废田里。

#### 程簿旧钱

程伯淳察院初为京兆鄠县簿，民有借兄之宅居者，发地藏钱。兄之子诉曰：父所藏也。令言：无证佐，何以决之？伯淳曰：此易辨耳。问兄之子曰：尔父所藏钱几年矣？曰：四十年。彼借宅居几何时矣？曰：二十年矣。即遣吏取钱十千视之，谓借宅者曰：今观所铸钱不五六年间，即徧天下此钱皆尔未借居前所铸，何也？其人遂服。

#### 孙甫舂粟

待制孙甫为华州推官曰，州仓粟恶吏当追陪钱数百万，转运使李紘以吏属甫，甫乃令取斗米舂之，可弃者十纔一二。又试之，亦然。吏遂得弛系所陪钱

，纔数十万而已。纆因荐甫迁职。

### 孙登比弹

吴志：孙权长子登尝出，有弹丸飞过，令左右求之。见一人操弹佩丸，咸以为是。词对不伏，从者请捶之。登不听，使求前所过弹丸比之，不类，遂释之。

### 傅令鞭丝

傅季珪为山阴令，有卖糖卖针者争一丝团，诉于县。乃令挂丝于壁，鞭之，有少铁屑。乃罚卖糖者。

### 孙亮验蜜

吴孙亮因食梅，使黄门索蜜。黄门素怨藏吏，乃以鼠屎投其中，启言藏吏不谨。亮即呼吏，吏以蜜瓶入，问曰：既盖而复油纸覆之，无缘有此。黄门必有求于尔耳。吏叩头曰：彼尝求贷而臣不与。亮曰：决为此也。乃令破鼠屎，亮笑曰：若鼠屎先在其中，当中外俱湿。今内燥，乃枉耳。于是黄门服罪。

### 司空省书

汉沛郡民家赀二十余万，一男纔数岁失其母，有一女不贤，其父病困，呼族人为遗书，令悉以财属女，但遗一剑，云儿年十五以此付之。其后又不与，儿乃讼之太守。司空何武省其书，顾谓掾吏曰：女性强梁，媚复贪鄙，畏害其儿，且俾与女，实寄之耳。夫剑者，所以决断限。年十五者，度子智力足以自居，或闻州县，得以申理。其用虑深遽如是。乃悉夺财还子。

### 商原诈服

晋商仲堪为荆州牧，有桂阳人王钦生，二亲久没，诈服衰麻，言迎父丧。府曹拟依律弃市。商曰：原律以二亲生存而横言死没，情事悖逆，固当弃市。今钦生父母已歿，特诞妄耳。遂免死。

### 窦阻免丧

唐窦参初为奉元尉，男子曹芬兄弟隶此军，醉暴其妹。父救不止，恚赴井死。参当兄弟重辟，众请俟免丧。参曰：父由子死，若以丧延，是杀父不坐。皆杀之。

### 次武各驱

周宇文文字次武，为赵王属安固。有任杜两家各失牛，后有一牛，两家争之，州郡不能决。益州长史韩伯携曰：宇文次武少年聪察，可令决之。宇文乃令两家各驱牛羣到，放所得牛，遂入任氏羣。又使人微伤之，任氏嗟惋，杜氏自若。杜即服罪。

### 薛绢互争

汉时有人持绢入市，遇雨以绢披覆，后一人至，求庇荫。因与一头。雨霁

当别，輒互争缣。太守薛宣令断缣，各与一半，使骑吏听之。一云太守之恩，一称冤不已。追问乃伏。

#### 季珪鸡豆

傅季珪为山阴令，有争鸡者，季珪问：鸡早何食？一云豆，一云粟。杀鸡破噉，有豆焉。遂罚言粟者。

#### 宗裔卷紬

蜀许宗裔典剑州，有于灯下识认刦贼，晓告吏捕之。所收赃惟纛丝紬卷，不禁拷掠，遂诬服，送州囚，言其物乃是家有，与失主互争。即命取两家纛丝车，又问紬卷各用何物为胎心，一云杏核，一云瓦子。即开视之，见杏核，仍以丝绳安于车，杠量其小大，亦是囚家物。被刦者受妄认之过，巡捕吏伏考，决之辜。其枉遂雪。

#### 彦超虚盗

五代慕容彦超善捕盗，为郢帅曰，有库在州中，或以假银二錠质钱十万。彦超知之，使主库者出榜，虚称被盗，失所质银锭等物，召人缉首。不日果有人来赎银，执之伏罪。

#### 道让诈囚

后魏高谦之字道让，为河阴令，有人囊瓦石作金以诈市马者，因而逃去。诏令捕获。谦之乃枷一囚立于马市，宣言诈市马贼，欲刑之。密遣人察市之私议者，有人欣然曰：无复忧矣。遂执讯问，悉获其党。

#### 裴命急吐

唐裴子云为新乡令，部民王恭戍邊，留犍牛六头于舅李璉家。五年产犍三十头，恭还，索牛。李云二头已死，只还四头老犍。恭诉之，子云送恭于狱，令追盗牛者李璉。璉至，子云叱之曰：贼引汝盗牛三十头在汝庄上。唤贼共对，乃以布衫笼恭头立南墙下，命璉即吐款，乃云：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犍牛所生，实非盗得。子云去恭布衫，令尽还牛，却以五头酬璉辛苦。

#### 柳设榜牒

周柳庆：有胡家被刦，莫知贼所，邻人被囚者众，庆谓可以诈求之。乃作匿名书，多贴官门，曰：吾等共刦胡家，徒侣混杂，终恐泄露。今欲首伏，恐不免诛。若听先首免罪，便欲来告。庆乃复出免罪之榜。居二日，广陵王欣家奴面缚自告榜下，因获党与甚众。

#### 张鷟搜鞍

唐张鷟为河阳县尉，有客驴缰断并鞍失之，捕急，盗乃夜放驴出而藏其鞍。尉遂令客勿秣驴，夜放之。驴寻向喂饲处去，乃令搜其家，于积草中得之。人服其智。

### 济美钩篋

唐阎济美镇江南，有舟人载客货，客密隐银十锭于货中，舟人潜窥之，乃盗而沉于泊舟之所。船夜发至镇所，点阅不得，遂执舟人而诉。公曰：载人盗物，大略皆然。乃问昨宿何所，曰：去此百里浦汉中。即令武士同往彼处江水中，钩之果得篋银，封署不动。舟人服罪。

### 崔黯搜帑

唐崔黯镇湖南，有恶少不为乡里所容，乃自髡钳依佛教，假托焚修幻诱愚俗，积财万计。公初到，惧事露，乃投牒请脱钳归俗。公问曰：尔教化三年，所得几何？曰：旋得旋用。公曰：费用造设几何？曰：三千余贯。公曰：给者既知，纳者不记，决有隐欺。乃搜其积蓄，有妻孥满室，遂劾其矫妄之罪，以财物施之贫下。

### 杨津获绢

周杨津为岐州刺史，有武功人赍绢三百匹。去城十里，为贼所劫。时有使者驰骑而至，被劫人告之。使者到州以状白之，乃下教曰：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马，在城东十里被杀。若有家人，可速来告。有一老母行哭而至，云是己子。于是收捕，并绢俱获。

### 袁滋铸金

唐李洧公镇凤翔，属邑有编氓耕田，得马蹄金一瓮，送于县。将送于州邑，宰恐公藏失守，贮于私库。信宿视之，乃土块也。以状闻于府，议者金疑换之，遂遣掾案其事，宰莫能明，即以易金诬服。穷其所藏，或云粪土，或云水中。洧公甚怒，而公宴语其事时，袁相国滋在幕中，独俯首无语。洧公诘之，滋曰：某甚疑此事有枉。洧公乃俾移其狱于郡，命袁治之。袁令阅瓮间，得土二百五十余块，遂于列肆，索金镕成土块状，始及其半，已有三百斤。询其初，乃二农夫以巨竹舁之。计其数，非二人以竹可舁，度在路已化为土矣。羣情太豁，邑宰获伸。

### 孙竇秤馊

汉孙竇为京兆尹，有卖馊者（今之馊饼也）于都市，与一村民相逢，击落皆碎。村民陪认五十枚，卖者坚称三百枚，争至无以证明。公命别买一枚秤之，乃都称碎者纽折分两，卖者乃服。

### 韦皋劾财

唐韦皋镇剑南曰，有逆旅停止大贾，因病而酖之，隐没其财。公知之。又有北客蘓延得病而卒，公使验其簿籍，已被店主易置。公乃寻究经过，密勘于里，属词多不同，遂劾同店者。店主乃认隐欺数千贯，与吏二十余人分之，悉皆得罪。由是剑南无横死之客。

### 元膺擒鬻

唐吕元膺镇岳阳，因出游，见有丧鬻驻道左，男子五人衰服而随。公曰：远葬则侈，近葬则省。此决奸计也。因令搜索之，棺中皆兵刃。曰：欲谋过江掠货，假丧使渡者不疑耳。公令劾之，更有同党数十，已期集彼岸，并擒付法。

### 刘相邻证

丞相刘沆知衡州曰，有大姓尹氏欲买邻人田莫能得，邻人老而子幼，乃伪为券。及邻人死，即逐其子。讼二十年不得直。沆至又诉。尹氏出积岁户钞为证，沆曰：若田百顷，户钞岂特收此乎？始为券时，尝问邻乎？其人多在，可取为证。尹不能对，遂伏罪。

### 韩参乳医

参政韩亿知扬州时，土豪李甲者，兄死迫嫁其嫂，因诬其子为异姓，以专其赀。嫂历诉于官，甲辄赂吏使掠服之。亿视旧牒未曾引乳医为证，一曰尽召其党，以乳医视之，众乃无词。其冤遂白。

### 柳冤瘖奴

唐柳浑为江西察判时，僧有夜饮火其庐者，归罪瘖奴。军候受财，不诘狱具。浑与其僚崔佑甫白奴冤于观察使魏少游，促讯其僧。僧乃首伏。

### 王扣狂姬

大理王罕知郢州时，有狂姬数邀诉事，言无伦理。从骑屏逐之，罕令引归厅事，叩阶徐问，姬虽言语杂乱，然时有可采者，乃是人之嫡妻无子，其妾有子，夫死为妾所逐，累诉不直，因恚而狂。罕为直其事，尽以家赀与之。

### 虔徇思贤

沉括笔谈云：江南人好讼，有一书名邓思贤者，作伪词状法也，始教以侮文。侮文不可得，则欺诬以取之。欺诬不可得，则求其罪以劾之。邓思贤，人名也，始传此术，遂名其书。村校中往往授生徒。韩琚通判虔州，民有伪作冤状，悲愤叫呼，似若可信。琚摄郡究其风俗，考其枉直，莫之能欺。民皆以为不冤。琚，魏公之兄，终于转运使。

按虔州今之赣州府也，括熙宁中任知制诰，去今四百年矣。世道曰漓，刁民伪为冤状以陷人者，在在有焉。贫弱有冤无处诉告者，亦无地无焉。受人财为人捏造冤苦词情若邓思贤者，亦有之焉。易讼卦象曰：利见大人。言讼者求辨曲直，利见刚明中正之大人，以决其所讼也。康诰曰：如保赤子。言赤子未能言，为父母者诚心求之，则能得其心之所欲矣。今之任民牧者，民呼为父母；居显要者，人呼为大人。其可不思尽其心称其名，以上无负圣天子之委任，下无负斯民之仰望乎！

## 孝肃杖吏

包拯知开封，有犯杖脊徒罪者，吏受财与之约曰：今见尹须使我责状，汝但号呼自辨，我当与汝分罪，各受杖决。既而引责，囚如吏言，分辨不已。吏入大声呼之，曰：但受脊杖出去。拯谓其招权挫吏杖之，特宽囚罪，亦令从杖。公知以此折吏势，不知乃为所卖弄也。

按元鲁斋许文正公，告世祖防欺之要，备载是事。且曰：孝肃刚严峭直，而卒为吏所卖。盖在上者难于知下，欲其不见欺也难矣。今考孝肃由进士除大理评事，出知建昌天长二县，拜监察御史，历三司判官改工部员外，直集贤院出知端瀛扬庐池五州，四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，迁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，知谏院升龙图阁直学士知江宁府，由江宁召拜京尹，历练不为不深，声望不为不重，资禀不为不高，然为吏人所卖若此。况初学古入官之士乎？桂氏载于篇中，而愚特取以终编者，盖欲读者知所警也。噫！

## 棠阴比事附錄

袁安别系（所见莢绘，必有此力量始可也。推之庶政，皆宜若是）

袁安永平中守楚郡，时楚王英谋逆，词连系者数千人。安到郡不入府，先案狱理，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。府丞掾吏皆争以为阿附反虏，法与同罪。安曰：如有不合，太守自当，不以相及也。遂分别具奏。明帝感悟，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。

高柔察色（此正听五词之一验也。惟虚心以待之，则情状可见）

高柔迁廷尉护军，营士窦礼近出不还，营以为亡，表言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，盈称冤自讼，乃诣廷尉。柔问曰：汝何以知夫不亡？盈泣曰：夫少单，特养一老嫗为母，又哀儿女抚字不离，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。柔重问曰：汝夫无仇乎？对曰：夫良善，与人无仇。又曰：汝夫不与人交财乎？对曰：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，久求不得。时子文适坐事系狱，柔乃见子文问所坐言次，曰：汝曾举人钱否？子文曰：单贫，初不敢举人物也。柔察子文色动，遂曰：汝适举窦礼钱，何言不举邪！子文怪事露，应对不及，柔曰：汝已杀礼，宜早服！子文于是叩头，具道本末。柔遣吏卒承子文词掘得尸，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，抵子文罪。

崔公仁恕（必养得此等志量，然后可决大狱、临大事）

唐崔仁师，贞观初迁殿中侍御史时，青州有男子谋逆，有司捕支党，累系填狱。诏仁师覆按。始至，悉去囚械，为具食饮，以情讯之，坐止魁恶十余人

，他悉原纵。大理少卿孙伏伽谓曰：原雪者众，谁肯让死，就决而事变，奈何？仁师曰：治狱主仁恕，岂有知枉不申，为身谋哉？吾以一介易十囚命，固愿也。及勅使覆讯，诸囚咸叩头曰：崔公仁恕，无枉者。举无异词，由是知名。

李峤列枉（此等胸襟，亦不可不预养）

李峤，高宗时为给事中，会来俊臣构狄仁杰、李嗣真、裴宣礼等狱，将抵死，勅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、侍御史刘宪覆验，德裕等内知其冤，不敢异。峤曰：知其枉不申，是为见义不为者。卒列其枉状。

唐临不冤（如此治狱，固季路之侔也。真可为法）

唐临，高宗时按狱交州，出冤系三千人，迁大理卿。帝尝录囚，临占对无不尽。帝喜曰：国之要在用法，刻则人残，宽则失有罪。惟是折中以称朕意。他日复讯，余司断者辄纷诉不服，独临所讯无一言。帝问故，答曰：唐卿断囚不冤，所以绝意。帝叹曰：为狱者固当若是。乃自述其考，曰：形如死灰，心若铁石云。

真卿感雨（雨否固在天，然由此观之，其辨狱必能平允，固宜师其辨不必其雨）

颜真卿，玄宗时再迁监察御史，使河陇时，五原有冤狱久不决，天且旱，真卿辨狱而雨。郡人呼御史雨。

崔碣霁潦（霁潦之事与雨相似，崔公之明，自是当传也）

崔碣为河南尹，邑有大贾王可久，转货江湖间，值庞勋乱，尽亡其货不得归。妻诣卜者杨干夫咨存亡。干夫悦其色且利其富，莩患，阳惊曰：乃夫殆不还矣。阴以百金谢媒者诱聘之，妻乃嫁干夫，遂为富人。及徐州平，可久困甚，丐衣食归闾里往见妻，干夫大怒，诘逐之。妻诣吏自言，干夫厚纳贿，可久反得罪，再诉复坐诬。可久恨叹失明。碣至，可久陈冤，碣得其情，即勅吏掩干夫并前狱吏，悉发赅奸，杀之，以妻还可久。时淫潦，狱决而霁。

陈襄扞钟（此事亦人所共传，虽未可为常，然仿此推类用心，亦诘奸之一助也）

陈襄调浦城主簿，摄令事。民有失物者，贼曹捕偷儿至，襄语曰：某庙钟能辨盗，犯者扞之，辄有声。余则否。乃遣吏先引以行，自率同列诣钟（阙），阴涂以墨而以帷蔽之，命羣盗往扞。少焉呼出，独一人手无所污，扣之乃为盗者。

刘敞察冤（辨析于似是之间，非至明，其孰能之）

刘敞知扬州天长县，鞫王甲杀人，既具狱，敞见而察其冤。甲畏吏不敢自直，敞以委尸曹杜诱，诱不能平反，而傅致益牢。将论囚，敞曰：冤也。亲按问之，甲知敞为己，直乃敢告。盖杀人者富人陈氏也。相传以为神明。

吕陶服罪（天理之在人心，固未尝泯也。然吕公必能心诚论之，自是感发也）

吕陶调铜梁令，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。弟壮，诉官不得直，贫至佣奴于人，及是又诉。陶一问，三人服罪。弟泣拜，愿以田半作佛事以报。陶晓之曰：三姊皆汝同气，方汝幼时，适为汝主之尔。不然亦为他人所欺。与其捐半供佛，曷若遗姊，复为兄弟，顾不美乎？弟又拜而听命。

濂溪悟酷（此事已载各史，夫人皆知之。今赘录，诚慕其胸次之正未易及也）

周濂溪为分宁主簿，有狱久不决。濂溪至，一讯立辨。邑人惊曰：老吏不如也。部使者荐之，调南安军司理参军，有囚法不当死，转运使王逵欲浚治之。逵酷悍吏也，众莫与争。濂溪独与之辨，不听，乃委手版归，将弃官去。曰：如此尚可仕乎？杀人以媚人，吾不为也。逵悟，囚得免。

张洽服盗（此等事，固所愿学也，而不可及。诚以动物，张公亦庶几乎）

张洽，嘉定元年改袁州司理参军，有大囚，讯之则服，寻复变异，且力能动摇官吏，累年不决，而逮系者甚众。洽以白提点刑狱，杀之。有盗黠甚，词不能折。会狱有兄弟争财者，洽谕之曰：讼于官，祇为胥吏之地，且冒法以求胜，孰与各守分，以全手足之爱乎？词气恳切，讼者感悟。盗闻之自伏罪。

哈雅释孝（此亦恒有之，如此试验亦易，然其事可为人子劝也）

元布噜哈雅，太宗时拜燕南诸路廉访使，未几授断事官，使职如故。有民误殴人死，吏论以重法。其子号泣请代死，布噜哈雅戒吏使擒于市，惧则杀之，既而不惧，乃曰：误殴人死，情有可宥。子而能孝义，无可诛。遂并释之，使出银以资葬埋，且呼死者家谕之，其人悦从。

德辉察冤（此事亦世所有，顾主刑者用心何如耳）

李德辉，世祖时为右三部尚书，录囚山西。河东懷仁民有魏氏，发得木偶，持告其妻挟左道为厌胜，谋不利于己。移数狱，词皆具。德辉察其冤，知其有爱妾，疑妾所为，将构陷其妻也。召妾鞫之，不移时而服。遂杖其夫，而论妾以死。

田滋得稿（此事虽不可为常法，然可见田公之用心也。主刑者恒存此心，庶几公平也夫）

田滋为浙西廉访使，有县尹张或者，被诬以赃。狱成，滋审之，但俯首泣而不语。滋以为疑，明曰斋沐诣城隍祠，祷曰：张或坐事有冤，伏愿神明其诬。守庙道士进曰：曩有王成等五人，同持誓状到祠焚祷，火未尽而去之。烬中得其遗稿，今藏于壁间，岂其人耶？视之果然。明曰诣宪司诘成等，不服，因出所得火中誓状示之，皆惊伏罪。张或得释。



泽民讯僧（此非用心切至者不能有。官君子庸可少忽乎）

汪泽民同知岳州事，州民李氏以赀雄，其弟死，妻誓不他适。兄利其财，嗾族人诬妇以奸事。狱成，而泽民至，察知其枉，为直之。及为平江府推官，有僧净广与他僧有憾，久绝往来。一日邀广饮，广弟子急欲得师财，且苦其捶楚，潜往他僧所杀之。明曰诉官，他僧不胜拷掠，乃诬服。三经审录，词无异，结案待决。泽民取行凶刀视之，刀上有铁工姓名，召工问之，乃其弟子刀也。一讯吐实。即械之而出他僧罪。

清献原情（理法只在目前，赵公能发明之）

赵清献公抃，景佑中为武安推官，有伪造印者，吏以为当死。公独曰：造在赦前，用在赦后。赦前不用，赦后不造，法皆不死。遂以疑谏之，卒免死。

承议持平（郑公此事似若易及，然非秉心之公不能）

绍兴间，郑承议为萧山丞，有朱统制在县牧马，侵西兴盐场草。盐司申请于朝降榜，许人格捕其卒，打草如故。为盐停尸杀伤四人。统制谋曰：若不得西兴草，则马不可牧矣。乃醵金，嘱案吏作鬪杀停户八人，皆抵死。案成，知县签讞，次及承议。曰：黄榜许人格捕，今若作斗杀，是本县先自拒榜状，不得书我名。衙吏惶恐谢罪，易作拒捕。结断，停户八人止得杖。放归曰，拜天曰：愿郑公子孙益昌。后公二子，预荐登第云。

提举辨明（明慎如杨公，可不仪式乎）

宋提举杨某为越录事参军，其守治盗严，凡保内捕贼不获，则被盗物责保长偿之。有一人家被盗，持杖追击仆地，执送保长。保长苦之，乃即械系解官，间盗死，郡因治保长，制死狱具。后公阅状，云左肋下致命一痕，长寸二分，中有白路，必背后追击，是其死非因保长制缚也。狱吏争案已成，公不听。即追诘原捕贼者，果得其情，索致杖首有裂，证益明。乃引法止坐保长杖罪，免死。

陈睦酷报（睦事未可谓无，录之为酷吏做）

宋陈睦尝提点两浙刑狱，会杭民有妾沉香者，浣衣井旁，嫡子堕井死，妻讼于州，以为必沉香挤之。三易狱不合，睦怒，逐掾杀沉香。东坡诗：杀人无验终不快，此恨终身恐难了。盖有激云。睦还京久之，无所授，祷于庙无应，后恍闻人云：如沉香何！睦震汗废食，累日而卒。

安礼神明（王公固明敏，然非用心何以能此）

王安礼知开封，逻者得匿告人不轨书，上命治之。验所指略问，后加二人有薛姓者，安礼曰：得之矣。召薛曰：若仇乎？曰：有售笔者，固拒之，怏怏而去。乃即命捕讯，果得所为。梟其首。人称为神。

文原雨旱（邓公盖明达者邪，辨析之精，可为法也）

邓文原金浙西廉访司事，吴兴民夜归，巡逻者执之，系亭下。其人遁去，有追及之者，刺其肋仆地。明旦家人得之以归，比死，其兄问：杀汝者何人？曰：白袍青衣长身者也。其兄诉于官，有司问直初更者，曰：张福儿执之。使服焉，械系三年。文原录之，曰：福儿身不满六尺，未见其长也。刀伤右肋，而福儿素用右手，伤宜在左，何右也？鞫之，果得真杀人者，遂释福儿。桐庐人戴汝惟家被盗，有司得盗，狱成送郡。夜有焚戴氏庐者，而不知汝惟之所之，文原曰：此必有故也。乃得其妻叶氏，与其弟谋杀汝惟状。而于水涯树下得尸，与渍血斧俱在焉。人以为神。及移江东道，徽州民谢兰家僮汪姓者死，兰侄回赂汪族人，诬兰杀之。兰诬服。文原录之，得其情，释兰而坐回。时久旱，狱决乃雨。

师泰折狱（贡公亦善于推鞫矣，词虽烦而事可取，敢并录之）

贡师泰为绍兴路推官，山阴白洋港有大船飘近岸，史甲二十人适取卤海滨，见其无主，因取其篙橹，而船中有二死人。有徐乙者怪其无物而有死人，以为史等所劫，首官。史荚籩服，师泰密询之，则里中沈丁载物抵杭而回，渔者张网海中因盗网中鱼，为渔者所杀。冤皆白。又有游徼徐裕，以巡盐为名，肆掠村落间。一日遇诸暨商，夺其钱扑杀之投尸于水，走告县曰：我获私盐犯人，畏罪赴水死矣。官验视，以有伤疑之，遂以疑狱释，师泰追讯覆按之，具得裕所以杀人状。又余姚孙国宾获姚甲造伪钞，受赍而释之，执高乙鲁丙赴有司，诬以同造伪钞。高尝为姚行用，实非自造，而鲁与孙有隙，故并连之。师泰疑高等覆造不合，以孙诘之，词屈而情见，即释鲁而加高以本罪。姚遂处死，孙亦就法。

易贵辨纸

国朝易贵，成化间守辰州府，有嫠人担纸息肩路旁，倦而寐熟，盗去。诉于贵，即使人抬失纸处一石到府阶下，杖焉。拥入观者如市，闭门，量罚观者以资嫠人。复诘曰：汝纸有志乎？曰：有。遂俾住在外，数曰出公牒，泛买诸贾人纸，彼送至令，各书名于上。乃召嫠人认之，果得原纸。因追究盗纸人伏罪。

彭祥还贖

郭彭祥，弘治间守眉州，问刑明决。邻封合州有兄弟二人，兄宦别省，其贖每托弟携归，置产契券，俱弟收掌。兄卒于官，嫂扶柩归，弟绝无所与。又无籍可稽。嫂诉于州，讯不服，乃越境诉于郭。郭即隐告者，取狱中贼指攀其弟与盗同伙，移文本州，械致诘曰：汝与某人为盗致富。其弟泣曰：吾兄仕宦所得，未尝盗也。固诘之，词甚详，一一录记，乃速其嫂语之。弟遂服，还贖产。

### 筠守释诬

弘治末，稽察江郡帑藏及筠，筠守周君津、貳王君珀，锐志治盗。义民廖显六素効巡捕，剧盗甘干八，报复焚掠，廖杀之，二君益追治逮捕。一恶少怡然就狱云：与某村某某等随甘行凶。众将信之，察曰：死地，人所苦也。彼甘就焉，容非其情。可稍须之。倘得讯丑，参鞫未晚。后两月，驰报曰：子言是也。向恶少尝行窃，数为某某窘辱，因亡身攀诬。今获真盗，辨释矣。观此听讼者，可以躁心乘之哉？

### 梅妻逆夫

有王梅者好酒，其妻不洁，图去梅，以快所私。梅与族叔锴素仇相绝，岁乡人社，会梅家醉散，入夜，梅忽死于碎瓮间。锴乍闻，恻隐往视。亟还，妻惧锴或讦发，谋所私者，诬锴挟仇，乘梅醉跌未死往杀之。有司逮至讯鞫，凡刑加梅妻辄毁，加锴乃无毁焉。疑其妻冤，益拷锴，不胜遂诬服。寻上官谏改锴戍边，遇雷雨必焚香吁天。后梅妻颈生恶疮三，呻吟苦楚以死。所私者亦别丽重典。盖妻故碎瓮挤梅于上，刃其颈三，拟诡称醉跌触瓮死，适锴往视，以其仇诬之则易信，且灭所忌也。刑具则所私赂吏卒，夹棍等铁异新，故索异麻草坚韧朽脆相悬绝，用惑有司云。夫情伪微暖，其变千状。奸恶不足异也。明慎可少忽耶，若夫天人之际亦严矣。